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陈妍君, 陈 连, 邢满江

齐鲁理工学院商学院,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摘 要

全球科技革命背景下,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研究显示,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服务贸易交易数字化、对象数据化, 打破时空限制为其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但当前仍面临数字基建不均衡、核心技术与人才短缺, 服务贸易结构与数字化适配不足, 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弱、技术壁垒凸显的三重制约, 对此需通过推进新型数字基建、强化核心技术研发与人才培育, 以数字技术重构贸易链条、培育标杆企业并完善监管, 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且推动标准互认的对策, 助力我国服务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服务贸易, 数字贸易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Econom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Yanjun Chen, Lian Chen, Manjiang Xing

Business School of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July 8, 2026; accepted: August 19,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文章引用: 陈妍君, 陈连, 邢满江.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8): 763-769. DOI: 10.12677/ass.2026.158713

emerged as a key driver resha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e pattern, and digital service trad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njects impetus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by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service trade transactions and the datafication of trade objects, thereby break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However, three major challenges remain at present: the unbalanced layou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hortage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high-level digital talent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 trad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weak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s well as the prominent issue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cluding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R&D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reconstructing the trade chai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 fostering benchmark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s,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rules, and promoting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standards. These efforts are aimed at facilit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Trade in Services, Digital Trad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将其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持续督促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传统服务业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升级机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服务效率显著提升，为服务贸易注入了强劲活力，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不断增强[1]。

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服务贸易的增长态势尤为迅猛。2015~2024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连续十年保持韧性增长，年均同比增速高达8.9%，在服务贸易中占比已达53.4%。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4.64万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114.2%，远超货物贸易(47.5%)和传统服务贸易(73.5%)增幅。这一数据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更凸显了数字经济对全球贸易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如何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它不仅能够为我国制定服务贸易发展策略提供理论支撑，还能为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实践指导[2]。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经济

唐先滨(2025)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载体、两大核心板块(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及外部环境这四个不同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地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着重剖析区域发展的异质性，为理

解全国数字经济格局以及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相应依据[3]。魏艳华、王丙参和马立平(2024)运用高维标度评价法构建量化评价体系,用来评估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揭示区域及维度间的发展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与方法参考[4]。魏艳艳和马雪(2022)聚焦中部六省构建专属指标体系,对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加以分析,探讨各省的发展现状、差异以及问题,为推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思路[5]。张文法(2025)以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适配指标体系,测度该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优势与劣势并提出针对性发展策略,帮助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6]。Yang Y、Wang A、Liu C (2024)采用熵权法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借助重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剖析各省市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特征[7]。

2.2. 数字贸易

徐淑洁(2025)认为数字贸易是指信息通信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形式,主要包括贸易方式和对象的数字化。贸易方式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过程深度融合的结果,而贸易对象数字化则是将数据要素标的化进行交易[8]。周记顺等(2024)认为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精准交换。它推动了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延伸和迭代[9]。LEE Joo Hyoung (2022)认为数字贸易是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交易标的包括音乐、游戏、视频、书籍等数字内容,以及社交媒体、用户评论网站等数字媒介,搜索引擎和其他产品与服务[10]。

2.3. 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分析梳理,发现当下有关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涉及发展水平测度以及区域差异分析等诸多维度,在发展水平评估层面,研究借助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并运用高维标度评价方法,对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给予系统量化,指出区域间的发展梯度差异,又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发展特征,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撑以及方法上的参考。但仍有不足之处是,从研究学科来看,文献对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影响虽然形成多维度理论框架,但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系统性整合思维略显不足,目前文献大多是从单一学科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理论探索多停留于表面,未能将不同学科视角深度融合,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

3. 我国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3.1. 我国数字经济现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重塑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根据《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025》¹报告,2024 年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前三强依次为美国、中国和英国。在世界经济复苏整体乏力的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表现出极强的韧性与活力,综合实力稳居全球第二,在全球发展波动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11]。

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新动能。依据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²,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53.9 万亿元,较上年新增 3.7 万亿元[12]。进入 2024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接近 2 万亿美元,在 GDP 中占比首次突破 10%,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人民日报。从区域格局看,2024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前十的省级行政区分别为:北京、

¹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510/t20251021_690726.html

²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501/t20250116_651709.htm

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四川、天津、福建。这些地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引领全国数字化进程。

从数字经济内部产业结构演化特征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融合赋能效应持续凸显。2012 年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体量占比约为 3:7，截至 2023 年，二者占比优化至 2:8，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在整体数字经济中的占比分别为 18.7%和 81.3%。这一结构变化充分说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渗透程度持续加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赋能、升级价值得到充分释放。细分维度来看，2023 年我国数字产业化产业规模达 10.09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速为 9.57%，高于同期数字经济整体名义增速。高速增长的数字产业化，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了技术基底与产业体系，提供了核心技术与产业供给支撑。同时，数字产业化占全国 GDP 的比重攀升至 8.01%，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持续发展。同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市场规模达到 43.84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6.90%，增速略低于数字经济整体增速，反映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已从规模扩张阶段转向提质增效的深度发展阶段。

3.2. 我国服务贸易现状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总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数字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规模持续上涨，成为支撑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我国服务贸易规模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与调整，服务业的重要性日渐显著。不仅提升了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为国家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13]。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在进出口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增速甚至超越了货物贸易，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整体实现稳健增长。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24 年，我国年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达 75238 亿元，同比增长 14.4%。具体而言，服务出口规模达 31755.6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18.2%，增速表现尤为突出；服务进口规模为 43482.4 亿元，同比增长 11.8%，维持平稳增长态势。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逆差状态，全年逆差数值为 11726.8 亿元，但相较于上年，逆差规模缩减 314.3 亿元。这一变化充分印证，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正持续优化调整，本土服务产业的国际输出竞争力稳步增强，服务贸易整体发展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2)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

数字贸易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从产品维度、空间维度与实现路径三个层面显著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边界。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得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得到实质性压缩，为行业发展注入高效动能。具体来看，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创意设计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产品，依托数字技术突破地理空间限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近乎零边际成本的快速交付；而导航定位、卫星遥感、数字游戏、云计算等新型服务产品，则借助数字化载体完成在线实时消费场景的构建，进一步丰富了服务贸易的应用场景与交易模式[14]。

在服务贸易的结构构成中，旅行服务已成为第一大领域。从故宫、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九寨沟等兼具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景区与自然景观资源，到近年来兴起并普及于城市街巷的“Citywalk”新型旅游模式，中国旅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为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关键支撑。2024 年以来，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20511.5 亿元，同比增幅 38.1%，在服务贸易各细分领域中保持最快增速，成为驱动服务贸易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态势向好，年度进出口总额达 75,238 亿元，同比增长 14.4%。其中，服务出口 31755.6 亿元，增速 18.2%，增长动能强劲；服务进口 43482.4 亿元，同比增长 11.8%，整体运行平稳。全年服务贸易逆差 11726.8 亿元，较上年收窄 314.3 亿元，意味着我国服务贸

易结构持续优化,出口竞争能力稳步提升。细分领域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稳健,全年进出口总额 28965.2 亿元,同比增长 6.5%。其出口、进口分别为 16573.2 亿元、12,392 亿元,增速分别为 7.4%、5.4%,信息服务、文化娱乐、知识产权等领域增长表现突出。该领域全年实现贸易顺差 4181.2 亿元,较上年增加 504.5 亿元,凸显高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成效。

4.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数字经济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虽展现出强劲动力,但仍面临多重现实制约,这些因素既涉及技术基础层面,也涵盖产业结构与国际环境等维度,需从发展现状与转型需求的矛盾中深入剖析。

4.1. 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的短板

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是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但其建设与技术创新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尽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但在高端芯片、关键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等领域仍存在对外依赖,导致服务贸易数字化过程中面临技术卡脖子风险,如跨境云服务的底层架构、数字支付的安全加密技术等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推高了企业的技术应用成本。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数据中心、5G 基站等设施密度较高,而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覆盖率不足,部分偏远地区甚至难以满足基本的数字化服务需求,形成“数字鸿沟”[15]。这种不均衡导致服务贸易资源过度集中于发达地区,限制了全国范围内服务贸易数字化的整体推进,也阻碍了中西部地区借助数字技术参与国际服务分工。此外,高层次数字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融合需要既懂数字技术又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我国相关领域人才培养速度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企业普遍面临技术研发、数据治理、跨境合规等岗位的人才缺口,制约了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

4.2. 服务贸易结构与数字化转型适配性不足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虽在优化,但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仍有提升空间,传统服务领域数字化滞后成为突出瓶颈。从贸易结构看,运输、旅行等传统服务仍占较大比重。这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多停留在流程优化的初级阶段,如运输服务的线上订舱、旅行服务的在线预订等,尚未实现全链条数字化重构,导致服务的可贸易性与附加值提升有限[16]。相比之下,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虽增长较快,但知识产权使用费、高端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仍显不足,逆差局面尚未根本扭转。知识产权服务的数字化输出能力较弱,海外市场份额较低,反映出我国在数字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融合的深度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此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服务贸易领域中小企业占比高,但普遍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能力薄弱等问题,难以承担数字化改造的成本,导致其在跨境服务贸易中难以借助数字平台拓展市场,进一步加剧了服务贸易结构升级的不均衡。

4.3. 国际规则与数字贸易环境的制约

数字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受限于国际规则差异与技术壁垒,我国服务贸易企业面临多重外部约束。一方面,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正处于重构阶段,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制定数据跨境流动、隐私保护、平台监管等规则,而我国在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有待提升,导致国内标准与国际规则存在适配性差异[17]。例如,部分国家对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对跨境数字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增加了我国企业的合规成本,制约了云服务、远程医疗等数字服务的跨境输出。另一方面,跨境数字服务平台的全球布局不完善。尽管我国已涌现出支付宝、网易跨境支付等数字平台,但相

比国际巨头，其在全球市场的覆盖范围与服务能力仍有差距，尤其在新兴市场的本地化服务、多语种支持、跨境物流整合等方面存在短板，难以满足服务贸易企业的全链条数字化需求。此外，技术壁垒与地缘政治因素交织，部分国家以“安全”为由限制我国数字技术与服务的准入，进一步压缩了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的国际空间。

5.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5.1. 完善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系

技术研发与自主创新是新基建布局落地的关键支撑，也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赋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数字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依赖于先进的技术支撑。因此，需加大科技投入，持续强化技术研发和创新，以推动数字新型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设立数字服务贸易专项研发课题，重点攻关跨境云底层架构、跨境数据加密等服务贸易高频使用的底层技术，降低海外软硬件依赖成本；同时实施区域差异化基建投放，东部布局跨境算力枢纽，中西部配套边缘算力节点与跨境宽带资费补贴，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同时，积极培养和引进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高校增设数字服务贸易交叉实训方向，定向培养兼具数字技术与跨境合规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前沿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可有效赋能传统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与业态变革，进而构建起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城市等新型融合基础设施体系，显著提升基础设施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水平[18]。这一发展路径不仅有助于打破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行业壁垒，实现二者深度渗透与协同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我国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比较优势，优化服务贸易全链条运行机制，在提升服务贸易运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上，持续改善服务供给质量与市场适配能力。

5.2. 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提升贸易服务竞争力

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贸易服务全链条的数字化重构，通过技术赋能破解传统贸易服务模式的效率瓶颈与供给约束，为我国贸易服务竞争力的系统性提升提供关键支撑。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贸易服务领域的场景化应用，构建精准化、高效化、安全化的贸易服务生态体系，推动贸易服务从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19]。在产业层面，应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培育一批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贸易服务数字化标杆企业，促进数字技术与贸易服务细分领域的深度耦合。同时，完善数字贸易服务标准体系与监管框架，落地数字服务贸易沙盒监管机制，在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城市针对跨境云、远程医疗、数字文创等新业态实行容错式试点，按数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控，试点成熟后固化为全国统一行业规范，优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搭建跨境数字版权快速登记与海外维权协同平台，和贸易伙伴推进数字作品登记标准互认，为数字贸易服务创新发展营造规范化、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此外，积极推动跨境数字服务规则对接与互认，拓展数字贸易服务国际合作空间，依托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提升我国贸易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与话语权，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20]。针对中小服务贸易企业转型难问题，配套数字化改造贴息补贴，免费开放公共跨境数字服务中台，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投入门槛。

5.3. 以规则协同与资源整合为核心，深化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合作

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多边谈判与起草，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公平透明的国际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21]。深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磋商及多边协作，聚焦数据跨境流动、

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在数据跨境流动议题坚持“分类分级、安全有序”立场，区分普通商业数据、敏感行业数据制定差异化出境规则；在全球数字税谈判中联合发展中经济体发声，主张以经营地为征税核心依据，预留产业转型缓冲期。在 FTA、RTA 等框架中增设数字服务贸易章节，明确合作路径以扫清制度性障碍。

推进国际数字服务贸易标准协同适配与互认，针对质量评估、数据安全等领域建立与国际衔接的本土标准，降低技术性壁垒。鼓励企业以技术联盟、联合实验室形式开展跨国协同研发，探索 AI 服务定制化、区块链交易溯源等新业态，提升全球价值链竞争力。搭建跨国创新合作平台，整合资源形成研发、转化、交流协作网络，为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同步补齐本土跨境数字平台全球本地化服务短板，完善多语种、海外合规配套服务，拓展新兴市场数字服务覆盖范围。

参考文献

- [1] 赵剑波. 数字贸易对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影响及中国企业的应对[J]. 中国经贸, 2022(13): 64-69.
- [2] 李奇, 李秀婷, 李佳慧. 数字化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挑战及对策[J]. 时代经贸, 2025, 22(2): 9-15.
- [3] 唐先滨.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异质性[J]. 江汉论坛, 2025(4): 28-37.
- [4] 魏艳华, 王丙参, 马立平. 基于高维标度评价法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20): 73-77.
- [5] 魏艳艳, 马雪. 中部六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J]. 产业创新研究, 2022(23): 18-20.
- [6] 张文法. 山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发展策略[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1): 1-5.
- [7] Yang, Y., Wang, A., Liu, C. and Chu, C. (2024)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Structure of Spatial Networks.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7, 54-61.
<https://doi.org/10.54097/zxv66p91>
- [8] 徐淑洁. 数字经济下数字贸易推动跨境电商的策略研究[J]. 商展经济, 2025(2): 24-27.
- [9] 周记顺, 张若楠.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4, 43(11): 85-94.
- [10] Lee, J.H. (2022)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Aspects in the Digital Trade Agreement-focus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89, 458-463.
- [11] 宗合. 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球第二正逐渐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引领者[N]. 人民邮电报, 2025-10-21.
- [12]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4) [EB/OL].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501/t20250116_651709.htm, 2026-04-20.
- [13] 李京蓉.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国际贸易新趋势与挑战[J]. 国际商务财会, 2023(16): 7-10.
- [14] 赵春明, 文磊. 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的逻辑与政策建议[J]. 开放导报, 2021(6): 38-46.
- [15] 李永贞.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经贸大学, 2022.
- [16] 刘雅芳, 黄茂兴, 陈若霏. 数字贸易助推自贸试验区提升的机制与路径[J]. 开放导报, 2023(4): 33-40.
- [17] 任保平, 张公娇.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5, 41(3): 30-45.
- [18] 江小涓, 孟丽君. 服务贸易增速提质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J]. 财贸经济, 2022, 43(11): 5-23..
- [19] 布和础鲁, 陈玲. 数字时代的产业政策: 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例[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9): 31-41.
- [20] 金泽虎, 谢文玉. 依托数字经济促进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对策研究[J]. 价格月刊, 2022(9): 86-94.
- [21] 史本叶, 齐瑞卿. 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3): 3-16+134.